

解析戈雅《查理四世一家》

常艳 吴博

(西安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 本文通过对西班牙浪漫主义艺术家戈雅的作品《查理四世一家》的解析, 展现出他提倡的想象与理性结合是如何在此幅作品中得以实现的, 进而使人们对艺术家的创作心理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 戈雅; 《查理四世一家》; 理性; 想象

[中图分类号] J233(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09)01-0083-02

“只要理性一旦睡着了, 梦幻中的想象就会产生妖魔鬼怪。但是, 想象应当与理性结合在一起而成为艺术的源泉, 以及一切艺术杰作的源泉。”这是西班牙伟大的浪漫主义先驱戈雅的铜板组画《奇想曲》中的注释。作品中艺术家采用了隐喻的手法, 把社会上一些病态和罪恶的东西转化为巨猫、魔鬼、驴子等形象。“他的画面中往往糅合了某些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艺术家用特别的表现手法揭示出艺术反映社会的手段——想象与理性结合。

一、背景分析

出生于西班牙北部的弗兰西斯何塞·德·戈雅·伊·吕森提斯经历了无数坎坷, 其作品充满了对社会、宗教、皇室的不满。置身于社会大变革的年代, 他的思想一步步地转变, 一步步地升华。戈雅曾受到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影响, 形成自己无拘无束的绘画风格。他有机会承担《查理四世一家》的创作, 得益于对宫廷收藏的绘画大师维拉斯贵支作品的深入研究。1780年, 他被推荐进入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 1786年, 被指定为给国王画像的画家, 1789年, 成为宫廷画师, 1799年, 被任命为首席宫廷画师。在这期间的1792年, 戈雅由于重病终身失聪, “因耳聋而落落寡合的戈雅日益耽于幻想和想象, 他愈发以批判和讽刺的眼光看待人类”。从此, 他更加专注于对社会的思考, 作品也趋于理性。尽管创作于此时的《查理四世一家》描绘的是宫廷肖像, 但是毫无保留地被艺术家描绘成一场闹剧, 并且在理性的基础上添加了诸多想象的成分。

二、解析作品

《查理四世一家》作于1799~1800年, 是戈雅创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肖像画代表作。画中艺术家并没有把查理四世和皇后画成伟大的人物, 相反却暴露了他们本质的未经粉饰的真实。此时的戈雅已达到了现实主义肖像画艺术的高峰。在这幅肖像画中一切都是完美的, 一切都能准确地找到——无论是对人物的鲜明而尖锐的现实主义性格描写, 或是朴实的构图。戈雅很少画群像, 国王一家的肖像几乎是他在这一方面的惟一作品。创作这幅画他工作了很久, 构思也经过了酝酿和深思熟虑, 他多次去阿兰求士, 几乎为全部在场人物画了习作。

国王全家在这一幅作品中被描绘为聚集在阿兰求士宫的一室, 背景是挂了两幅大油画的一堵墙。全体13人这样排列的目的, 就是要突出表现在中央的王后形象。画出全身, 面朝着观众的, 只有国王、王后、大王子斐迪男、小王子巴奥罗和手上抱着婴儿的马利亚·露伊沙公主。其余的人都受到主要人物的遮挡, 有几个只能看到头部。国王和大王子略微站在前面一点, 这样排列显得非常自然, 也不单调。这个印象, 为墙上两幅油画只能看到一部分所造成向房间的左、右两边延展的想象所补充。在房间深处的阴影中, 戈雅画了正在画油画的自己。在这一点上戈雅确实参照了委拉斯贵支的名画《宫娥》。与他的这幅作品一样, 在画面的左边, 人们可以看到大幅油画布的后面画家正在那里作画, 他的脸在隐约处显示出来, 13名王室成员站在他面前。大概许多画家都愿意将自己安排在画面中吧, 伦勃朗在早年的作品中也会将自己画在作品中。委拉斯贵支

在《宫娥》中画了自己,脸朝向观众。

在18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戈雅对银灰色调子(这种调子后来逐渐为更丰富的色彩所代替)很感兴趣。可是在这幅画上他使用了调色板上所用的颜料。“雷诺阿的裸体所提供的是没有色情暗示的喜悦,肉体的艳丽性质保留了,甚至得到了突出。”戈雅在此幅作品中一改往日的银灰色调子,而用艳丽的色彩,是为了增加梦幻和想象的效果,在这种效果之下再经过深刻思考就会显得极具戏剧性。妇女衣服带有浅绿色与黄色浮光的调子以及男人衣服深红色、褐色和蓝色的不同色度互相交替,小王子的鲜红衣服与国王和斐迪男的红色绶带以及金羊毛勋章相互呼应,绣银线和金绒的衣服,各种颜色的刺绣、珠宝饰品、星形勋章——所有这些都在从左面来的光线照射下变幻、闪耀,焕发出各种色彩。从左边来的光线照射面的人的头和身躯,倾斜地投射到中央一组人物的脚上。光线在整个构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统一了全体人物和全部光辉灿烂的色彩,产生了富于想象和充满生命力的印象。

这幅肖像画令人叹服之处是具有深刻的心理特征描写。画家的眼睛善于看清楚目光短浅的愚蠢国王傲慢自负态度,国王的姐姐、年老的玛利亚·约瑟法的丑陋脸孔,小王子冷淡无情的虚伪面貌,惊讶地睁圆了两眼的13岁的伊沙贝拉藏在母亲后面的粗笨的身体……可是手中抱着婴孩站在右边一组人物边缘的年轻公主玛利亚·露伊沙却非常温柔、优雅,手儿给母亲拉着的小王子巴奥罗带着稚气的天真和羞怯,很逗人喜欢。这两个人物更衬托出了其余的人丑陋和空虚。画家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王后身上,因为她是西班牙的实际统治者。光彩而闪耀的衣服,沉甸甸的耳环、项圈、宝石簪,挑空的发式反而更加突出了她的讨厌相貌,“国王查里四世却像一只挺着肚子的公鸡”。

在一幅大概是作为全家肖像习作的画(慕尼黑美术陈列馆藏)上,王后的长着钩形鼻、重下巴的丑陋脸

孔,是用夹带了绿色阴影的红色调子画成的。她穿了同样颜色的衣服,头发上也插了同样色彩的宝石簪,戴在肥胖颈上的珍珠项圈镶嵌有大颗的绿宝石。在簪头上也镶了同样的绿宝石。妄自尊大的傲慢态度加上一种丑陋的娇态,毫无保留地揭示出了玛利亚的愚蠢本质。

王后的特征显然可以从《从事寓意画》中那个蓬松发式上插了宝石簪的、衣饰豪华的可怕的丑陋老太婆身看出。她对着手镜看,同时,站在旁边的一吉卜赛女郎好像同她轻声谈话。在她们两人之上,出现了时间老人的影子,他手中拿着一把要人命的大镰刀。

由于戈雅经常去皇宫作画,发现皇宫贵族是一类濒临危机的阶层。他们难以用华丽的外表来掩饰自己的腐败、欺骗、虚伪和淫荡。因此先前皇宫的迷惑力被讽刺所取代。表面上他描绘强者的光辉形象,但隐藏在这些后面的却是虚伪、慌乱甚至堕落的内心。在《查里四世一家》中戈雅就对此进行了无情的讽刺,由于他采用了强有力的现实主义手法,所以表现了画家的尖锐锋芒和直率的激情。后人把这幅画恰当地称为“锦绣垃圾”。

戈雅所作的宫廷肖像画,无疑是受到了安托尼·华托的“游乐画”的谐谑和淫荡气氛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查克·路易·大卫的古典笔法的影响,当然还有上世纪伟大的西班牙传统画家委拉斯贵支及对现实的尖刻锐利分析的影响。但戈雅与华托不同,他不仅采用谐谑手法,而且采用了控告和嘲弄手法。与大卫相反,他始终保持色彩明亮的调色板;他比委拉斯贵支更深刻地去触及所画人物的性格。不管是什么人,他都大胆、无情地揭示他们的平庸和内心的空虚。最突出的例子无疑就是《查里四世一家》这幅作品了。它表明画家这时已非常成熟和清醒,将理性与想象结合得淋漓尽致。经历了漫长的艺术道路之后,戈雅才得以在这幅作品中自如发挥才华,充分将理性与想象结合,表现人物的心理特征。

[注释]

王慎:《戈雅和他的绘画》,《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1卷。

陆家齐、苏音:《戈雅与“裸体的玛哈”》,《世界文化》,2008年第5期。

美·杜威:《艺术即经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3页。

李春:《西方美术史教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